

嘉慶十五年刊

重修揚州府志



重修揚州府志序

志乘者史家之支流所以紀形勝詳戶版攷風俗之盛衰究民生之利病至於節義文章皆將登采以爲激勸其有關於政教甚鉅況維揚東南大都會文獻之徵固尤不可闕哉嘉慶戊辰歲余恭奉

簡命視鹺兩淮至則求郡志讀之蓋自雍正壬子重修以後至此幾八十年仰惟

重修揚州府志

序

高宗純皇帝御宇久長往年數舉時巡盛典旣六經

駐蹕於此而我

皇上自親政以來無歲不以運道河渠上厯

宵旰茲皆闕而未書非所以示後世也余因又攷荆吳建藩始於漢代晉宋而降遂稱雄州以地利言之則襟帶淮泗鎖鑰吳越自荆襄而東下屹爲巨鎮漕艘貢篚歲至京師者必於



此焉是達鹽筴之利邦賦攸賴若其人文之盛尤史不絕書我

國家教澤涵濡淪肌浹髓亦旣士盡敦書人知砥行此而不備紀之則故老不存遺文散軼非此邦之一憾乎曩儀徵阮芸臺撫部方讀禮歸偕伊墨卿太守謀輯廣陵圖經屬藁未就而太守以憂去撫部尋亦還

朝繼至者爲石門吳比部復不能久其任三年

之中守令數易茲事遂亦中輟余以爲典章所寄久且就湮雖曰職在有司凡莅斯土者皆與有過也余旣承乏是邦敢不以此爲兢兢爰乃延禮通人咨訪故實就舊志所存譌者訂之闕者補之其續有采輯大率以圖經爲本蓋始事於己巳正月至明年四月告成剗刪之費余並任焉凡爲類二十有八爲卷七十有二此邦文獻於是乎略備他日備



國史采擇庶有藉乎昔雍正時博陵尹少宰官  
兩淮都轉實與踵修之役余不才忝繼其後  
知我者必不以余爲越俎也已

嘉慶十五年庚午夏四月

欽命內務府護軍統領兼管三山事務督理兩淮  
鹽政長白阿克當阿書於廣陵公署



重修揚州府志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年世浣奉

命移守揚州莅任伊始聞都人士嘖嘖然謀所以修郡乘者

蓋七十餘年之掌故至此而一新也時則 嵯使阿公

主持風雅慨然引爲己任延通儒選勝地於十有四年

二月啟局編纂世浣幸斯役之遂舉雖未克壹思慮搜

見聞佐秉筆諸賢之百一念 公以直指使者尙垂意

邦國之文獻況在守土之吏敢不敬率寮案上圖籍以

資采輯今年四月書成世浣已被議去官貧累未遂歸

計因得受而讀焉而嘆地志之未易言也夫志之爲言

重修揚州府志

張序

記也記其地記其事記其人而并記其文其大凡也顧地之所在如山川疆域史乘具載雖沿革不同記載無異惟夫事之載在正史者傳聞異辭百家傳記益多舛錯人則私家譜牒及見於他說者品評未爲可據文則積案盈箱累牘不能悉蒙竊以爲其事可存則存之其人可存則存之其文可存則存之斬足以備攷鑒而已惟揚郡號富庶地當衝要粵稽荆吳肇封以迄乎有明之季當天下無事之時功臣名將靖國奠民者不乏及運丁陽九則仗節赴義自縉紳韋布以及巾幗尤震耀乎千古至若宦遊之賢挺生之喆或以功名顯或以



業著留遺愛於甘棠表疾風之勁草立言期不朽薰德  
可善良間氣所鍾磊落相望又自西京以降文教聿興  
廣川發其蒙泉昭明蔚爲後勁闡道論德之文釋經攷  
史之學興利除弊之奏議模都範京之篇章輝煌乎四  
庫彪炳乎七畧作者如林指難勝僂司編纂者非具史  
家三長則求賅備旣患冗長求簡貴又患漏畧故曰難  
也夫稽合同異貴乎學之博折衷去取貴乎識之精能  
博且精然後攷覈也詳而酌裁也當且志也而具紀傳  
之體又在乎文章兼勝焉今讀是編事皆徵信而非存  
譌人皆攷實而非虛美文皆有用而非浮華前志之誤  
覆揚州府志

張序

二

者正之缺者補之又增數十年之近事披圖按籍可以  
識政治之要覽風俗之宜披昔賢之緒文仰前修之芳  
躅吏治民風從此蒸蒸日上豈不懿哉然則公之是  
舉豈獨都人士之慶抑亦官斯土者所欣然樂觀厥成  
也已

嘉慶十五年夏四月前揚州府知府湘潭張世浣撰



重修揚州府志序

巡鹽御史厚菴阿公以戊辰歲來治廣陵越明年覩舊志漫漶不修者歲已久乃檄前太守湘潭張君世浣率八屬之牧尹謹簿籍蒐逸事以備采擇未幾張君以事去余繼之而終其事自己巳之仲春迄庚午之孟夏續修之書成余以守斯土者例得綴言于簡末謹案尙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疆域甚廣踰五領外皆是漢以後之揚州或治金陵或治壽春亦未嘗在廣陵至唐始以廣陵爲揚州其地北距淮東至海頗與禹貢合舊屬州縣九

重修揚州府志

嵩序

國朝升通州爲直隸州而析江都爲甘泉爲屬凡七至乾隆三十三年以泰州之境濱海寥闊又分東臺場以爲縣實八屬則舊志所未有也夫廣陵居南北之衝負淮帶江而襟海東南之財賦倚爲重輕恭逢

兩聖豫游光華糾縵而我

皇上軫念江淮於河漕鹽諸大政時厯

睿謨鉅細悉綜

經畫以故憲章法守之大聲名文物之盛非他郡邑得與之抗顧自康熙以至雍正七十餘年中志凡四修自雍正之癸丑以迄於今又八十年矣舉凡建置損益行誼文



章科目戶版固有月益而歲增者於今日而議所以修輯之其事更難其工更鉅乃公以一人任之延訪纂定皆得其人費省而功多力少而成速曾不逾年修纂與剗刷之工同時並畢其經費皆公捐廉爲之不費守若令一緡一粟推公此心以及於政何事不修何廢不舉哉余與八屬之吏民共幸其成因記修志之難惟公不以爲難而克底於成之故爲之序 昔

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夏月  
特授中憲大夫知揚州府事加三級紀錄四次蘇完嵩  
年序



重修揚州府志序

揚州之有志也自入

本朝以來凡四修雍正癸丑之役博陵尹少宰會一以都轉攝府事實董其成迄今蓋八十載以我

朝政教翔洽休問四垂蟠木月蝓之遠猶且岝然向風蒸蒸日上何況淮南大都爲

兩聖豫游之地乎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廣陵本鹽筴要區北距河淮乃轉輸之咽喉實兼三者之難其視江南北他郡尤雄劇八十年中

列聖之憲章

重修揚州府志

德序

一

兩朝之奎翰以迄政治之經科舉之數人才之盛因革之宜不知凡幾有宜亟爲哀舉而修明之者也余以丙寅歲奉特簡都轉兩淮越二年巡鹽使者厚菴阿公至止政成多

暇日以興文舉廢爲亟增講舍之餼設孝廉之課所以嘉惠士林者至再三顧見舊志久廢不修歉然於中累商於余及前太守張君

世浣

今太守嵩君

年

遂延通儒

蒐逸乘廣徵博采凡十閱月而書成夫作志之道與作史異褒貶予奪一秉大公以爲天下後世龜鑑此史氏之體裁也舉山川形勢之要臚風俗人物之盛去短錄長彰善隱慝此志家之流別也舊志凡二十八門茲志



亦釐爲二十有八首列

巡幸仰見

本朝

時巡盛典與夏諺周頌比隆非盛唐樅陽所能彷彿舊志河渠與水利各立專門撰述與藝文分爲二志今皆合之仿大事記益以事略六卷而後攷古者可以釐然在目較舊志所增入幾再倍之蔚然巨觀微公之力曷克如是之成且速哉

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仲夏朔日

欽命兩淮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加五級紀錄十次德慶序

重修揚州志

德序

二



揚州府志原序

侍御象岡胡公觀風之暇嘗閱趙大夫所爲惟揚志惜其未究遂可郡侯雙橋朱君請檄於都運李君邦表判府虞君价侯君璽節推吳君道南暨州牧縣令黎君堯勲谷君嶠輩各以私乘上之而屬儀輯焉儀弗獲辭勉率耆髦分區授簡採摭校讐凡七閱月而志成乃拜手颺言曰昔孔子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徵之歎吾揚襟江帶海自昔稱雄入國朝爲首善畿輔聲名文物郁乎盛矣志而不備嗣世何觀不穀不文繆膺重託薄取諸家之載述與耳目所覩記割裁於凡例折衷於高

重修揚州府志

原序

二

明論次軼事爲嘉靖惟揚志竊比乘檣杙之義後之君子或亦徵文獻於什一乎抑志者匪他也三才之道也天地貞觀古今揆一污隆興替存乎其人矧揚尤東南要會所宜綢繆而保障者儀僭忠告於有位有猷冀嗣今循良倣古而敷化虎臣慕義而折衝俊傑趾美而流芳羣黎嚮風而敏德是謂輔贊兩儀會歸皇極庶永翰翼翼之神京斯志不顯亦世已是舉也運同白君濬同府王君杏爲監修若府庠鄭教授衷通州歐陽學正瑜高郵州王學正治定遠王教諭建中府庠王訓導兆縣庠黃訓導鳳彩舉人張槩校生周龍施錫王孚嘉蘭恕



尹瑜栗鏗劉培楊守誠張電紀文光殷三聘湯元貞高第儒士張金同事編摩皆遴簡以充而典史劉光則司供給者也法得備書嘉靖壬寅歲秋九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太僕寺卿致仕郡人盛儀書

古有小史以紀邦國猶今之郡縣志也國家熙治二百餘年所在郡國固不乏志而况惟揚東南一大都會內阻江海之險南引荆襄吳越北控青徐而西護陵寢至要劇至繁重也其山川形勢政教文物鑒往轍而炳灋戒關係豈淺眇者而志惡可已也萬厯戊戌不佞洵叨守是邦索所爲郡志者不可得久之得士人藏本讀之

重修揚州志

原序

二

則世廟時所輯者六十年於此矣刻旣散落事復殘缺輒思紹明世以埃來者會上方大權天下江淮若沸郡冗劇倍於往時無遑及也間以語司理徐君則慨然自任於是檢故實參邑乘聘諸賢者分曹授簡稍稍更其篇目凡爲圖一爲志十有二爲卷廿有七簡帙頗省於舊而當世之故燦然備焉蓋竊嘗論之廣陵之勝始自隋唐五季以還殘燬畧盡後雖稍葺之不及什一然興創不同沿革互異而風氣漸靡則大略相似故郡縣城池有志沮洳之鄉賈贏而農詘卽額賦苦莫能支而況腴削日甚攘奪公行乃司計者猶復一切求多欲安所



歸命乎故賦役有志淮南堤堰相屬前代厯爲漕計今  
內虞陵而外憂民計不獨爲漕顧議者不務導黃以安  
淮而反欲疏淮以縱黃害將有不忍言者故河渠有志  
名勝之地常若與豪傑相待漢晉以來厯茲土者多一  
時名賢而倣儻之士近代亦復不乏斯嚮往所宜殷者  
故秩官有志兩淮鹽課當天下漕粟之直國家仰給甚  
厚而奈何沸而揚之濁而淆之自爲屑越乎假令課損  
而餉絀恐憂不獨在九邊也故鹽法有志四會五達之  
衢天下必爭之地瀕海剽悍將乘釁而內潰是虞島夷  
猶外懼耳收攬駕馭爲緩急用則存乎人故兵防有志

江海之氣旁礴蓄積鬱爲人文故鄉之耆碩於今爲烈  
左氏所謂死而不亾者入其境自可想見其人故人物  
有志揚州畫江爲界非復禹貢所稱齒毛羽革走自四  
方江珍海錯則地產焉至歲時謠俗風土淳澆卒難以  
齊一故風物有志大業間罄物力以侈游觀而唐復置  
重鎮於此故惟揚勝蹟海內無不艷稱之然轉盼之間  
蕩爲墟莽豈非千古炯戒故古蹟有志自列國以降史  
冊所載淮南事可歷數也而災祲獨劇總之江海爲崇  
居多亦澤國之勢然也故歷代有志及災異有紀法乘  
羽客流寓何常而揚爲東南奧區尤多託跡其間彼其



修證不同固未嘗數數然於世者亦安可輕訾也故方  
外有志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由漢唐迄今董相枚  
叔而後作者不乏豈不盡關風教而擷英擷芳固所不  
遺故以文苑志終焉嗟夫所爲志者以紀其地之所有  
爲一郡實錄已耳乃揚之地橫亘跨連據江海之勝以  
爲阨塞而又囊括綆引總四方之利以爲灌輸其於國  
家則所謂門戶咽喉也夫門戶所以爲固咽喉所以爲  
命其非厘厘一郡所有明甚將務撫之猶恐其擾務靖  
之猶恐其亂而況於擾之亂之乎今上偶過爲國計而  
聽計權使不虞乘是者之能爲擾且亂也於揚尤甚焉

豈門戶咽喉之弗恤乎此當事者所爲凜凜懼已志旣  
成帙會徐君內遷以去乃自途次編輯以遺不佞不佞  
雖稍爲刪潤大抵皆徐君所更定也徐君博識雅詞有  
雋才其所論次足以觀徐君第收於散逸之後往往苦  
無考據於古或不能什伍而近亦厘什七蓋上下千餘  
年間廣袤直數百里網羅補苴若斯之難也雖然及今  
不一掇拾後之難且什伯此者是以不辭掛漏勿任湮  
沒以俟夫閱覽博物者得以增飾焉萬厯辛丑歲秋七  
月之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直隸揚州府事東魯  
楊洵書



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於歲之四仲會諸侯於方岳是時爰令太史陳詩市司納價齊其律度量衡諮其耆老疾苦於以周知九土之務而勤恤乎民懋哉何道之隆歟今遙遙如聽遠音矣蓋後世特邁不歌省方之役以簡書畀諸直指使者使者按部所至一如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之典之重山川之圖籍於是乎獻焉戶口之登耗於是乎咨焉田畝之蕪治於是乎省焉財賦之會計於是乎覈焉吏治之失得於是乎察焉風氣之貞淫於是乎辨焉錦輿繡壤中星嶽靈異鬱鬱蒸蒸挺爲人士則前英後詰光史耀冊者於是乎訪之廬造之膝焉險

隘要害之處藩籬牧圉周防設禦用備不虞則營壘伍卒基置星布者於是乎御戎服討軍實焉至於館閣文章之彥鄒枚鮑庾之徒或以玉佩瓊琚倬明河漢或以吉光片羽輝媚澤山一時發爲文藻千世照人顏色凡有嘉言雅什亦於是乎收之資入告採之潤金石焉至於天性之所激盪風教之所鼓動會有奇節異烈足以廉頑夫立懦夫者炳然日月爭光傑然天壤不敝又於是乎旌厥閭表厥墓焉他若垂弓和矢摩挲古色堯邱禹穴碑碣猶存荒墟蔓草間聽其漉滅亦缺事也鏡古者或一過而問焉諸如此類小之一邑大之一郡莫不



羣漚而筆之於志以昭傳信以示來茲至重典也舉郡國之重典而任其散落無考湮沒失傳致後禩徵文考獻之家蒐獵掌故蓬飛煙斷臨文悼嗟嗚呼此不爲官茲土者之責而誰責歟元不佞自三韓起家叨守惟揚郡自庚子以迄

極之三年數易寒暑日夕糾虔惟惴惴以不克副二千石是懼公餘退食愾然念茲延袤數百里地襟江帶海包絡吳楚通道甌粵前古號稱名區近亦不改都會又愾然念茲數百里地中其所爲城郭溝池守得以問濬築其所爲丁男租賦守得以問盈縮其所爲官方士俗

守得以問善敗其所爲跼伏幽人綢繆陰雨守得以問虛實其所爲宦於土而名成產於鄉而行立守得以問俎豆其所爲名山有業登高有賦守得以問臧否其所爲志士陷胸孝子刲股烈婦靡他守得以問闡揚其所爲遺址舊物若滅若沒守得以問存失不佞守也奈何俾冊府掌故殘缺不登僅僅畱一綫哉前人有言曰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國不史不國郡不志不郡茲繙惟揚舊志而因摭摭之蓋篇殘簡斷者什九僅存者什一改玉改步不無烽燹他書祖龍尚鮮關繫因考府志一編自前朝成化纂修而後垂六十餘年而一修之嘉



靖由嘉靖又越六十年癸卯再修之萬厯時主其政者太守楊公洵也由萬厯歷

今上甲子再周千支適與往合黎棗氣運會當鼎新所未可知但爲時久遠兼丁改物則夫今昔異同之文編載未及之事或不能一二端舉也爰移檄十屬長併致劄於十屬之司鐸俾延集其地之衿士諳典故者臚列其六十年沿革建置美蹟芳風種種未綴志書者後先以郵筒報至不佞給筆札以屬之郡儒生一二人俾令仍其舊款增以來緒自賦役鹽筴兵防官制欽遵

本朝功令更訂入志外其別款雖有添注無大益損是以僅閱數月而書成悉新之剗剔異日直指巡方觀風問俗據是帙以報

重修揚州府志

原序

七

天子璽書之命其尚有完書哉然是役也十屬長慫慂而贊成之諸學博督衿士搜羅而編輯之不佞元不敢有其功至茲編之條流粗舉採綴未周以評休文者致刺譏焉請以俟之博雅君子康熙甲辰歲八月之吉中憲大夫知江南揚州府事三韓雷應元撰

禹貢揚州包有東南數千里之封域而今揚州之治或爲廣陵南兖州或爲吳州或爲邗州刺史之所治或在壽春其以揚名郡始於隋開皇間而揚之有志自唐曹